



緬懷馬克思

Jean-yves Calvez 著

游麗清譯

馬克思逝世已有一百年，很少人能像他一樣，經歷這麼長的時間考驗，仍保持如此巨大影響力，並被視為一個與現代社會息息相關的人物。雖然在法國及我目前所居住的意大利以至其他國家，有人認為馬克思的影響力已經減退；可是，亦有人認為並非馬克思的影響力消逝，只是馬克思主義死亡而已。但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 LUCIEN SÈVE 却反對上述兩種觀點，他最近在“LE MONDE”雜誌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在末段有這樣的話：「人們對馬克思之所以仍深感興趣，是因為馬克思仍然活在今日的社會和當代研究人士的心目中。」（註一）我以為，LUCIEN SÈVE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他自己所接觸的圈子內，對馬克思亦產生問題。

我不願對這個問題表示意見，因為在我有生之年，我會親眼目睹馬克思的影響多次

陷於低潮，有過不同程度的衰退。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大戰結束剛復元後，馬克思主義在法國會顯得暗淡，及至出現了 LOUIS ALTHUSSER，（註二）才將馬克思重新帶向一個新的高峰。可是，隨着一九六八年的高峰過後，却是另一次的沉寂。

在一九五五至六〇年間，正當馬克思主義在法國衰退之際，我有機會看到它在拉丁美洲和印度嶄露頭角。它在拉丁美洲經過了若干階段的演進後，還繼續進步。大約到了一九七〇年，由於 ALTHUSSER 的追隨者大力推動，當地人深信，馬克思主義可以分為「科學」與「意識形態」兩類，而「意識形態」並不屬於馬克思哲學之列。因此，很多基督徒接受了馬克思思想，並因而導致馬克思主義步上高峰。但這個高峰現在經已衰退，至於將來會否繼續衰退下去，我無法肯定。

全球有不少政府奉行馬克思思想，視之為國家信條，因此它的影响力與全球政局息息相關。就目前來說，中國的發展方向頗難以肯定，蘇聯和古巴則一成不變。但我仍然認為，即使今日有更多人把馬克思的治療措施視為有害，但由於他對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工業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情況提出了強烈的譴責，故他至今仍然擁有聲譽。無怪乎在今天類似的情況下，仍然聽到這類稱譽。這些稱譽不但會刺激起人們去試用馬克思所建議的一些治療方法，亦同時會帶來一些不幸後果。

積極與消極的因素

無疑，過去的一百年已經顯示出，馬克思的影響有其積極的一面。它屢屢在改善生活中扮演着一個重要的角色，並且自十九世紀末期以來，它一直為改善工人的情況，提供了很大的貢獻。在共產主義國家中，馬克思主義可以減少馬克思早已目睹和分析過的資本主義的剝削。但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却阻止自由貿易發展，妨礙政治自決。可是，無可否認，它却有利於大多數人，促進了社會服務的發展。在西方，馬克思思想之所以屢屢刺激起社會改革，大多數是因為人民想逃避馬克思思想所造成的後果。事實上，這些馬克思主義的確造成了許多今日人所承認和譴責的不幸。這使我不但想起了蘇聯諾貝爾文學得主蘇辛尼津所著的「古拉格群島」，更使我想起了意大利共黨總書記貝林格（BERLINGUER）的說話。他說：像蘇聯般的社會架構經已「耗損」了她自己的潛力，因此，他相信意大利工人不會仿效。

面對這種情景，法國共黨亦於年前決定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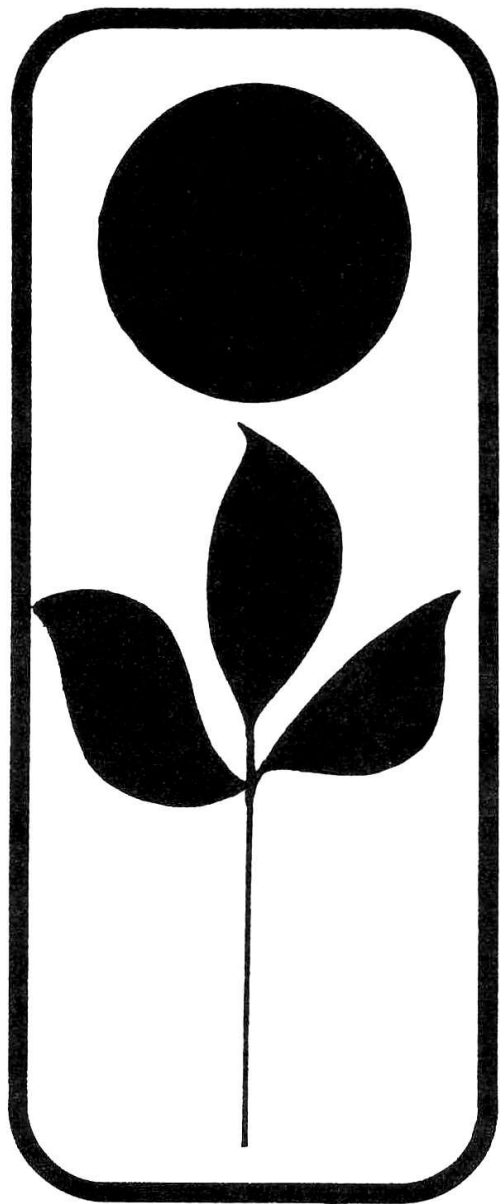
有人說：這是某些人將極權主義的壞處強加於馬克思思想，因而污辱了馬克思觀念的歷史性角色。但我却不同意這種說法，認為它遠離事實。

馬克思所主張的 國家干涉主義

首先，我們不能忽略以馬克思名義進行革命所帶來的特色，它明顯影響國家對經濟的控制。真的，他將人類社會的未來描繪成「一個由自由人民所組成的社團，每人用共同擁有的生產工具工作，完全自覺地各盡所能，形成為一股社會勞動力量。」（註三）馬克思又把這個觀念發揮，更明確表示：「每個勞動生產者的社會關係，最易見於他們的樸素、生產及分配三方面。」（註四）但是，馬克思年輕時，却強烈反對過「公共資本」，以免「原始的共產主義」終會取代「私有財產」。（註五）

馬克思在「共產主義宣言」中所列舉的革命規條，把我們領往一個并非自由合作的方向，其中包括：「取消土地私有制，將一切土地租金用於公共事務；透過擁有國家資本和專利權的國家銀行，把儲蓄集中在國家手中；通訊及運輸工具集中在國家手上；工廠資金及生產工具亦為國家所擁有……一切人民對勞動負有同等責任。」（註六）大權如此攏集於國家之手，以致連列寧也無需補充國家的權力。當然，不論馬克思或列寧，都未打算把國營經濟及經濟軍事化視為未來的理想。可是，這種架構一旦豎立起來，便

難以返回原狀。更何況，那份激發起今日革命的精神，仍然繼續支配我們整個的未來。



無產階級與黨

難道馬克思本人不是已經制訂了「黨」在國家中的特殊角色嗎？我所謂的「黨」，乃參照現行蘇聯憲法的描述，并非指社會內

的一股政治力量，而是一種高於社會的力量，它就是「支配和指導國家的力量，也是國家社會政制和組織的核心。」（「共產主義宣言」第六條）因此，黨比憲法更加重要。當然，一個在野黨一旦執政，亦同樣可能扮演這一類獨特角色。

正如一九〇三年出版的「該做什麼？」一書所描述的，列寧在發展這種「黨」的新觀念上擔當了重要的角色，他助長了無產階級與黨之間、從屬工人與先鋒之間的隔閡。所謂「先鋒」，首先是指職業革命志士，其次是指認識社會的管理人士。馬克思自己認為黨應該由無產階級組成，而他亦想像到這無產階級是社會的大多數人。所以他清楚說明是無產階級專政，并非無產階級的黨專政。可是，把共產主義者和無產階級相提並論的傾向，却深深地影响了日後的發展。依照馬克思的意見，無產階級的地位非常重要，這在人類歷史上不但是決定性的，也是獨特的。既然如此，則如果一個團體（或黨）——無論其成員多寡——終於感覺到自己與無產階級認同，它又怎能不擔當好馬克思為無產階級所構想的獨特角色呢？

「先鋒」這概念，即使不是直接源自馬克思，亦至少是由馬克思為它安排了伏綫。的確，依照馬克思的看法，「共產主義者不會組成一個與工人階級分離對立的黨派，他們關心的利益與無產階級整體的利益不能分開。」因此，「在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發展階段中，共產黨員時常代表着運動整體的利益。」（註七）

科學

馬克思繼續說：「共產黨員應比較無產

階級大多數群眾，更清楚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情況、路綫、和一般成果。」他們的結論「絕不根據任何人所發明的理論和原則」，却表達出「我們親眼看見的某種歷史運動的實際情況。」（註八）

無疑，政黨當然有理由聲稱自己觀察事物比其他人強，或聲稱自己的見解乃根據事實，并非只是某個人物的特殊高見。連馬克思本人亦有這種趨向，他在一些只有採取哲學辯論才能獲得進步的範圍內，仍聲稱自己的觀點囊括科學——這并非指一般人所了解的科學，而是代表最完美的真理的科學。這種立場既否定民主的表達方式，亦（試圖）斷言自己的觀點有別於其他被公認的科學見解。

馬克思本人大概沒走得那麼遠，他似乎比較開放，肯於交談。他在「政治經濟的批判」（一八五九）一書的序言末段指出，他要向人昭示「多年來認真探索的成果」，叫人留意；然而，他又補充說：「在通往科學的入口處，正如通往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貼上這樣的告示：『應把一切懷疑拋棄在這裏，連怯懦的思想亦要擯除。』（但丁），的確，我們對科學不該存有偏見，必須經常保持心智的開放。馬克思的其他著作也顯示出，他還開始考慮運用「自然科學」的精密準確去測度社會的動力，但馬克思的追隨者走得遠很多，他們把這種類比方法加以大大擴展了。」

此外，馬克思的追隨者必然高舉馬克思的堅持：把一切事物視為「物質」力量，視為「必需」的東西，而將一切屬於「意識」界的事理視為依賴的東西。「政治經濟的批評」一書的著名序言，開宗明義便說：「在社會生產上，人必然進入一定的關係中，不

能自主，而這種生產關係的發展，與人的物質生產力量的發展成正比。」接着又說：「并非人的意識決定人的存在，相反，却是人的社會存在決定人的意識。」（註九）

即使有人為「決定」這個字眼詭辯，并給予各種定義，譬如說：生產力運動只在「最後關頭」時才起決定性作用……等等，但這些遁詞並沒有改變馬克思將他的科學架構理論灌輸入他的繼承者的腦袋的事實。更嚴重的是：連在政治領域上，共產黨（特別是當權的共產黨）均自稱「擁有」真理，并要把他們自己的觀點強加於別人。然而，自柏拉圖時代以來，大家都承認，不論人們的想法如何，以真理這類名義去統治別人是很危險的。我以為，這并非表示「懷疑」，而是表示尊重政治關係的特殊動力，也尊重很多社會方面的自由關係。

無神論

還有，無神論也值得一提。無神論在共產國家已蔚然成風。即使准許舉行一些宗教禮儀，仍無法享有非教徒所享有的自由，而且在很多職業上依然受到歧視，除了極少情況外，學校均教授無神論。這是黨的政策，也是國家政策之一。在共產黨不當權的國家中，情況則比較開放。

我不想給你們一個印象，以為一切有關無神的思想都是源自馬克思。撇開恩格斯對宗教的評論有一定的影响不提，列寧也是這種共產黨思想的重要源頭，他曾經與一些有神論社會主義份子發生過重大衝突，因而逐漸形成了他對宗教的態度，這可以在他的著作中找到證明。然而，我們絕不能忽視馬克思在一八四三至四四年間所發表過的宗教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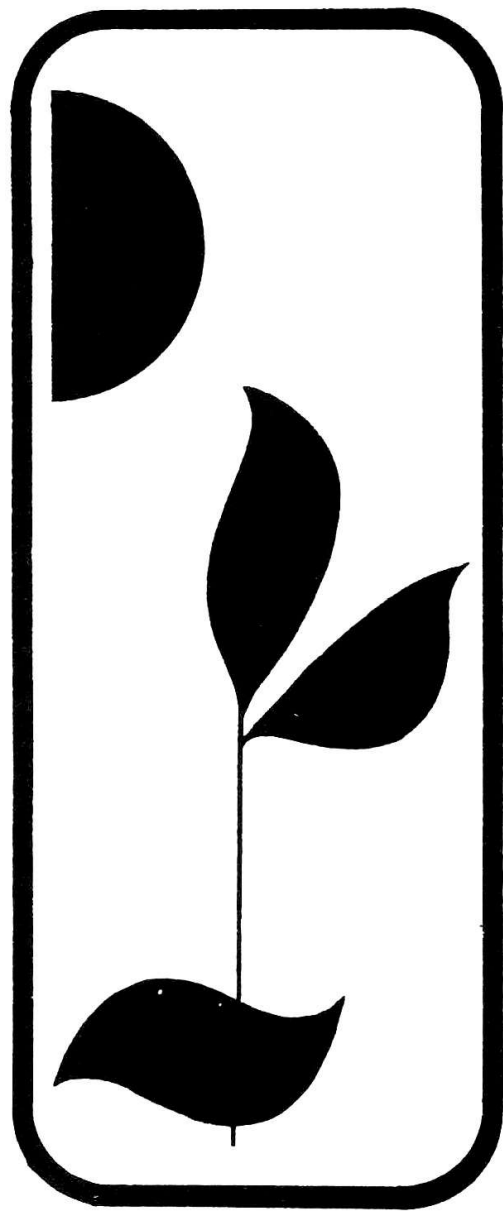
化論。雖然馬克思在那段時期所寫的其他著作很久還未問世，可是這有關宗教異化的著作却已出版，并且對很多人產生深遠的影響。

事實上，這種對宗教異化的批判，引發起對經濟、社會、和政治異化的批判。他說：「一旦駁倒為國為家祈禱這回事，錯誤就會減少。在天堂幻景和超自然界中，人找不到超人，只找到自我投射；在找不到超人的形象後，人必定理會自己的實況。」「歷史的使命是要在這個世界建立起真理，讓彼岸世界幻滅。」（註十）馬克思對宗教懷疑的典型想法，便是由此引發出來的，認為宗教是人現世生活的異化和分裂的投射；宗教亦可被視為一種虛偽的手段，但却強而有力，使人在處於不公義的情況和利益底下，獲得麻醉性的補償。馬克思這些抽象的「辯證唯物理論」，使馬克思主義者對無神主義深信不疑。（註十一）

在經濟之內的哲學

上述的分析又使人對馬克思思想發生了另一個疑問。比如：根據 LOUIS ALTHUSSER 的意見，在一八四五年或稍後，馬克思便與哲學一刀兩斷，此後，他只遺留給我們科學方面的遺產。可是，自從這方面的爭論展開後，我們發覺，我們不難從馬克思理論中找到很多哲學，即使在 ALTHUSSER 重整馬克思的實證科學當中，也可以找到很多哲學。我不欲花太多時間談論這個問題，只想從馬克思本人身上取出一個最溫和的例子，以資說明。

現在就讓我們看看「資本論」的主要公式，即該書首數章所提及的機械主義。馬克



思說過，以人交換物品時，便是以價值換取價值。而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生產中，一種特別的商品——工作力量（亦指勞動力）便被派用場。資本家依價值購買勞動力，但當這種勞動力運作的時候，它的價值便逐漸增加。價值累積起來，一切也隨之而來。（註十二）撇開哲學或意識形態的因素不談，你可能會說，那有甚麼不對呢？難道我們不

該讚嘆這些生產機器使價值增加嗎？但馬克思却警告我們說：小心！這會造成供過於求。試問：假若你對人類社會沒抱有崇高理想的話，又何必理會這種前景？如果抱有理想的話，則你所談論的，到頭來只是一副機器而已。

事實上，我們清楚知道，馬克思的理論并非到此為止。當他論及勞動力的時候，他告訴我們要聚集所有「人類現存的智能和體能。」這裏當然是指「活人」。（註十三）此外，他在「資本論」中，再進一步運用一個非純粹科學的名詞：「剝削」，并指出一切剝削別人的人，終會被人剝削。其實，這種說法已包含了一些有關「人」的哲學概念。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態度顯得太過義憤填胸，超越了任何一個談論科學的人所應持有的態度。

因此，我仍然深信，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並沒有忘記，也沒有犧牲過任何有關人的觀念。的確，如果將馬克思的哲學觀歸還給馬克思本人（他雖曾於一八四五年宣佈了哲學的死亡，但那時他所指的哲學其實是德國的唯心主義哲學），便會發現他的整個思想十分複雜模糊。所以有些人，包括基督徒在內，他們寧願繼續將馬克思科學和社會分析與他的人文哲學分開。

有人認為馬克思在他的哲學上是一位人道主義者；這種看法在某些情況上是真的。它首先是指無神論的人道主義，而這點無疑已在他的「資本論」露出痕跡，至少在他討論宗教時可以察覺得到。同時，它是一種不確定和不可靠的人道主義，因為儘管它可用辯證方法加以矯正，但它仍是在自然論、唯物論、及宿命論的脈絡中寫成的。馬克思的人道主義相信，階級鬥爭至今仍與歷史交織

在一起，而最後一場階級鬥爭要把所有階級鬥爭結束。這是從機械主義的角度去觀看事物，把歷史看成是純粹力量的運作。這是真正的人道主義觀點嗎？無論如何，馬克思似乎否定了人可以在一個新的社會中醒覺自己擁有自由，也可獲得更大的自由。

意志主義與經濟主義

當我們重讀馬克思的著作時，我們對階級鬥爭的評價可能更加中肯。在過去的幾十年間，階級鬥爭受到吹捧，一些左派人士（很少是共產黨員）亦煽動我們去參加。這表示我們這時代的人有充份的自由去體驗階級鬥爭的觀念。馬克思并不否認階級鬥爭，并且寫了很多有關革命的說話。依照馬克思的意思，無產階級在聯合起來成為統治階級後，「便以力量清除陳舊的生產情況。」（共產主義宣言）但毫無疑問，馬克思更熱衷於結束階級之間的敵對，超過製造階級之間的鬥爭。特別在「資本論」中，他是從經濟的角度去看革命的產生，他說：「剝削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的產品……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中，必然產生這種消極的因素。」（註十四）

談到馬克思，我們也該承認，在靜態的經濟解釋和動態的政治解釋之間仍發生爭論，至今尚未平息。在他的著作中，可以找到支持上述兩種看法的內容。我們要注意，他並沒有指出經濟因素所引起的發展與人為的干預有何關係，他對行動的時刻也沒有給予明確的標準。

百年後的烏托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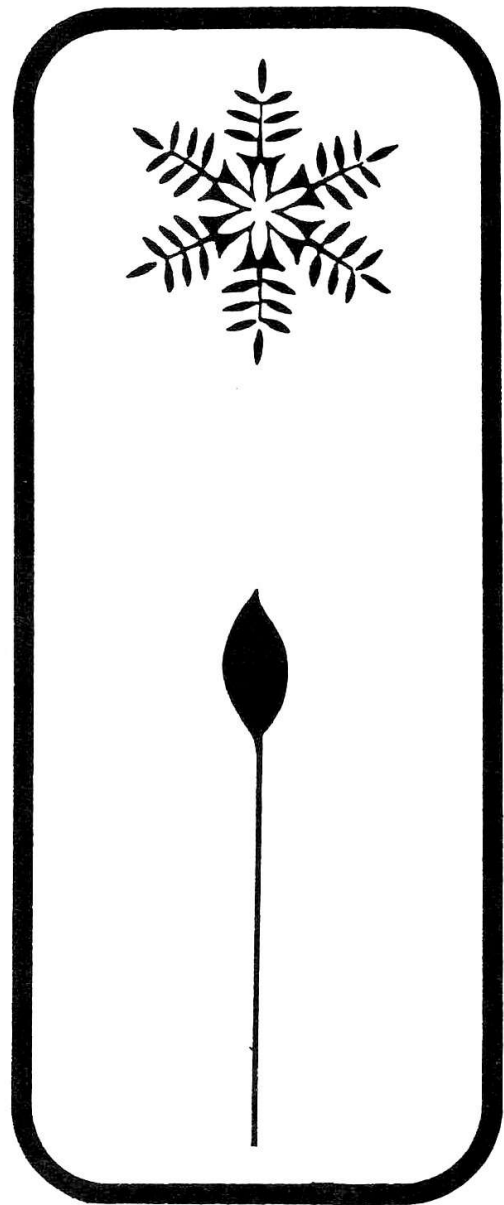
馬克思雖已逝世一百年，但我們仍可以說，馬克思的影響力依然存在，因為他把科學的保證與一個廣闊自由的烏托邦聯結在一起。他的烏托邦思想較為吸引人，可是至目前為止，烏托邦仍遙遙未至。有些人在宣揚馬克思的革命理論，并欲將他所構思的治國措施付諸實行，希望帶給人類益處。但另一方面，又有誰會相信：「在發展過程中」，階級現象消失後，「政府便會放棄它的政治權力」，再不會壓迫人，而無產階級亦會「清除一切階級對抗的實況，也放棄無產階級自身作為一個階級的優越地位」？（註十五）

當馬克思晚年撰寫「哥達綱領批判」（一八七五年）時，他終於承認，在推翻資本主義社會和建立共產主義社會之前，必須有一個「政治過渡期」。但另一方面，他又似乎從未正視過會有歷史大變動的出現。今日，對很多人（包括對共產主義者）而言，所謂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國家政權的衰落、與自然的調協、由經濟社會轉變為一個「自由組織」（包括個人的自由發展成了所有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些觀念已不再是一些有實質的詞語，充其量也不過是一些規則理想，而且相當含糊。但是，我們現在正遠遠地離開了與黑格爾一脈相承的馬克思：這種情況在今日比昔日更為明顯，亦將使人更擔心未來。

今天如何重讀馬克思

馬克思的著作在經濟分析上，至今仍然稱得上先進、重要和首屈一指，但馬克思的一些核心觀念仍有限度，例如：當他嘗試客觀地去決定勞動力的價值時，他指出「社會

勞動」的時間量與該勞動力的再生產有關。這就等於說：當我們談到社會勞動時，我們就必須拋開每一種具體勞動的特質。這樣，我們就等於陷入矛盾中。究竟衡量每一種具體勞動的標準何在？雖然市場情況的不同會使衡量的步驟有所偏差，但我覺得我們仍應回到市場去，以比較一下各種具體不同的勞動。



即使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有上述需要保留的地方，但他的理論實際上仍是進步的，例如：他給我們描述累積價值如何超越勞動力和產品的價值；給我們解釋累積價值和利潤的流通和運作；他個人對未來的論斷。當然，自馬克思逝世後，已有很多新因素使制度改變，而在這些改變中，除屬於科技方面外，以西方經濟為例，還有兩項非常有意義的變革：(一)工會力量的逐步增長；(二)政府權力廣泛的干預。當我們懷着這些觀念去重讀「資本論」時，我們就不會毫無保留地去接受馬克思對未來的看法；但同時，他觀察資本主義經濟各方面的相互關係時，的確非常精明。

馬克思的哲學也確有很多特色，值得我們注意。雖然他將人局限在一個非常狹窄的制度中，沒有超越性的幅度，也沒有人與神的關係，然而他對異化却非常敏銳，他覺察到人正遭受着與工作割裂的威脅。同樣，他也敏銳地覺察到：人類關係的質素和人與自然的關係的質素，互相關連；而家庭關係的

質素和社會人際關係的質素，亦互相關連。至於談到勞動及「異化的勞動」時，并非馬克思所說的一切都源自馬克思，可是，在比較「工作的人」與「只以直覺行動的動物」方面，他的慧見依然很有貢獻。

簡言之，無論視這位已逝世百年的馬克思為一位經濟學家或一位哲學家，任何人重讀他的著作時，很難不對他予以批評。馬克思在這百年間所造成的影响十分深遠；他帶來成功，也造成不幸。現代人仍須認識或重新認識他，因為他仍生活在我們今日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實況中。他的一些觀點已普遍地被接受。

我知道，在一些地區不可能以客觀的方式分析和討論馬克思。有些人在這類地區中，把馬克思的名字放在與「受壓迫者」的一邊；如果我們想了解他們的想法，便須將馬克思著作的不同點提出來。在結束本文前，我亦要申明，我亦有很多同會兄弟視馬克思如「被壓迫者」、「被歧視者」，我同情他們，也覺得與他們很接近。

徵 稿

- 一、文章內容：報導當代中國動向，尤其關於宗教及倫理生活；介紹中國教會歷史和人物；交流各地中國研究者的心得；推介一些有助於與中國交談的基督徒哲學及神學。
- 二、文章體裁：可以採用論述、遊記、書評、報導、寓言等形式表達。歡迎附有註釋的圖片。
- 三、文章以二至三千字最為適合。中文稿件請用原稿紙繕寫清楚；英文稿件請用雙間隙打字。
- 四、來稿刊登與否，概不退還；欲退稿者請註明。
- 五、如果作者要求，修改後之文章或翻譯稿將盡量寄回原作者過目。
- 六、來稿一經採用，將致贈該期「鼎」五本，並贈閱「鼎」一年。
- 七、來稿請寄香港黃竹坑惠福道六號聖神研究中心「鼎」編輯部。